



穎濱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晉楚尋宋之盟楚公子圍請讀舊書加書于牲上而不軟血故不書盟

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齊出也展輿吳出也密州之弒也去疾奔齊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齊人納之去疾之不稱公子將爲君也書曰入于莒展輿在也展輿雖逾年而不稱莒子不能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疆不討也旣又將作亂而

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產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殆矣是以稱國以殺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晉自平公始衰齊靈公莊公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

討焉襄二十五年齊莊公死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會盟其大夫趙武爲政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故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益肆於中國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與於崔杼之亂及敗自魯奔吳吳封之朱方楚子以力從諸侯而伐吳罪也而其誅慶封義也故慶封雖在吳而謂之齊慶封言當其罪也凡執大夫稱人此其序諸侯以執之何也序諸侯以伐吳不可

復稱人也

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而殺之稱國以殺言無罪也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於是始見徐吳越雖與中國會盟皆以夷故不得稱人今越始見而與徐皆稱人何也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郟故稱人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欵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燕

人歸燕姬賂以瑤壘玉櫝竿耳乃不克納二月庚午盟于濡上書平而不書其盟何也燕求於齊曰暨燕平齊求於燕曰暨齊平齊將以正燕而納女及賂反求成焉書曰暨齊平所以病齊也不言其盟盟不足信也穀梁曰以內及外曰暨凡言平始不平也齊魯未嘗不平而何爲平平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

溺卒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之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公縊而卒書招而不書過招首事也稱陳侯之弟以親親責之也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徵師以哀公之喪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于楚楚人殺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

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爲君非留志也

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楚靈王凌虐小國使公子棄疾帥師滅陳十一月滅蔡自以爲功也故春秋書之皆曰楚師而不書其人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或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則稱楚子何也曰誘而殺之此盜賊之事而非所以爲功也書楚子賤也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招之稱公子其兄亡矣孔奭招之黨也楚人宥招而

殺與刑之辟也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許人畏鄭求救于楚楚使公子棄疾遷之書曰許遷于夷自遷也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爲楚縣而猶書陳災何也楚雖滅陳五年而陳復天未絕陳陳未亡故也公羊穀梁曰陳滅而書陳存陳也春秋非能存陳陳則未亡耳

秋仲孫獲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有弑君之罪而諸侯不能討十三年楚子將滅蔡而以好召蔡侯殺之因以滅蔡非討其罪也故名楚

子而書其誘所以深罪楚子也若蔡侯之罪則見於其弑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滅蔡用蔡世子有于岡山不稱楚子惡其求名也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於楚不獲歸於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

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

子愁不克南蒯以費叛愁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於鮮虞以滅肥遂伐鮮虞晉雖以詐爲罪而書曰晉伐鮮虞以夷狄書之過矣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以執虞公其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立也其弟比奔晉黑肱奔鄭及滅蔡以弃疾爲蔡公有觀從者事蔡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以弃疾之命召比與黑肱旣至蔡人奉弃疾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以入楚楚子伐徐師于乾谿衆潰而歸遂自殺也於是比爲王黑肱爲令尹弃疾爲司馬比將爲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弃疾以比爲名而已爲君非比志也比不志於爲君迫於觀從弃疾則其書曰

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何也比雖不志於君迫於觀從
弃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爲不弑而弑君
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
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弑其君殺之不稱楚人而曰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何也弃疾非討其弑而代之也比既爲君矣不曰楚
公子弃疾弑其君比何也衆雖以比爲君而比不當
君也弃疾將以爲君不曰楚弃疾而曰公子弃疾何
也以親責之猶齊商人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八年晉成虜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十二
年齊侯往朝于晉晉侯以齊侯燕投壺齊侯曰寡人
中此與君代興晉人亦知其將貳也且爲伐莒取郟
故將以諸侯來討故會于平丘齊人不欲盟要之乃
可故書同盟有不同者故也桃丘之會書曰弗遇沙
隨之會書曰不見公可遇而彼弗吾遇可見而彼不
吾見皆曲在彼也今魯以侵虐小國爲罪諸侯有盟

一而不得與故書曰公不與盟言罪在我不在彼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
吳歸于陳

楚弃疾卽位復封陳蔡蔡世子有之子廬陳世子偃
師之子吳皆受封於楚而歸不曰蔡廬陳吳而曰蔡
侯廬陳侯吳旣侯於楚也陳蔡旣滅天子不能存諸
侯不能救而楚復之春秋從而君之則許楚之專封
歟曰非也春秋書陳蔡之自復而不書楚之復封陳
蔡以爲楚虔雖以強滅之而天下不與虔旣死則其
勢當自復故書廬吳之歸如國未始滅者使廬吳未

侯於楚則將書之曰蔡廬陳吳而已以其旣侯於楚
也故書曰蔡侯廬陳侯吳然而不言其自楚歸則未
嘗予楚之專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
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泣事於廟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雖不泣事
聞其喪猶去樂也故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

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皆不廢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名而書地夷而害中國疾之也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不名不地夷狄相殺略之也戎蠻子之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鄆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弑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弑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弑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

亂之道也故止之弑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君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巳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爲衛司寇怨縶而殺之豹非小臣而書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劫之而質其大子公怒攻之遂出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司馬華費遂之子驅及多僚相惡多僚譖驅于公公將逐之驅殺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入居于宋之南里召吳楚以自救書曰入于宋南里與宋分國而

居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立楚費無極取貨於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朱不用命君王將立東國不然楚必圍蔡蔡人懼而出朱朱奔楚自訴不克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叔鞅至自京師知王室之亂而未知亂之所在也故書曰王室亂稱王室亂在兄弟也諸侯之亂未有不待事而書者不待事而書亂急王室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景王世子壽蚤卒其次猛也子朝王之長庶也景王欲立子朝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爲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景王既葬則猛稱王子可也不稱王子而稱王猛何也禮天子七月而葬景王以亂故三月而葬非禮也故與子以未葬之禮稱名雖然猛方與子朝爭子

朝稱王子朝而猛稱王子猛皆王子則無以明正也
特稱王猛所以明正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
皇猛幼制在劉單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人助猛故得還入王城不言京師非王都也邾郚
謂之王城成周謂之京師其言入子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既稱王猛矣於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
嚴於卒葬於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薨非
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譎而取之邾人訴于晉
晉來討故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
也

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
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公子光

先敗六國之師楚師遂奔春秋書諸侯之師未有略而不序者今略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其大夫則胡子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略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於後蓋亦記事之宜也且序其敗不以國之大小而以君大夫爲先後則亦微見之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王猛敬王當立也故不言其立言子朝之立明其不當立也且尹氏立之非周人之欲立則與衛晉異矣

尹氏者天子之卿也或稱尹子或稱尹氏何也時以氏稱之也詩曰王謂尹氏則尹之稱氏也舊矣或曰稱氏譏世卿也然則大雅之美宣王蓋亦譏世卿歟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姑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雪季辛又雩九月己亥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軍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二十五年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外而猶在魯因其出入而書之可也二十九年鄆潰公無所歸而寓

于晉故於每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所以存公也鄆
曰居乾侯曰在魯地公所得專晉地非所得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
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
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穎濱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終

穎濱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一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僖三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爲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

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奔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楚平王殺伍奢其子員奔吳爲吳行人囊瓦殺郤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故蔡侯因之以乞師囊瓦帥師禦吳稱子而囊瓦稱人何也吳以夷故不得稱人又不可言以吳特稱吳子書實也囊瓦以貪致寇不能死而出奔稱人賤之也

庚辰吳入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
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
晉士鞅帥師圍解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
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
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
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
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
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
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
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
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僖也逆祀則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
公何也徧祀先公也於是陽虎欲去三桓故順祀而
祈焉虎之謀去三桓亂也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
惡不以相及各書其實而已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寶玉大弓
魯之分也所謂夏后氏之璜與封父之繁弱是時陽
虎以鄆謹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郕叛及昭十三
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
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
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夷儀克之衛侯會之五氏言次而不言伐
齊衛告次而不告伐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犁死於晉晉人止其喪以求成于宋宋使樂大
心盟晉且逆祁犁之喪大心辭僞有疾祁犁之子溷
譖而逐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
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邱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歛處父不欲公圍之弗克不書二人之亂皆陪臣也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爲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爲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樂猶可治也孔子爲魯而仲由爲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爲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

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
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
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
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
來歸賑

石尚天子之士也天子之士稱王人石尚之名以其
接我特書也賑祭肉也禮助祭則受胙魯不助而歸

之非禮也不然魯之助則微者也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
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妣冬城漆

賴濱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一終

賴濱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二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楚封之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三子伐邾邾人賂以沂鄆之田乃受盟再序大夫季

孫不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定十四年蒯瞶將殺南子不克而出靈公卒衛人將立蒯瞶之弟郚郚乃立蒯瞶之子輒夫蒯瞶得罪于靈公而出則非世子矣其以世子書之何也以爲靈公之卒衛人嘗立郚郚立則蒯瞶非世子雖拒之可也衛人廢蒯瞶而立輒則蒯瞶猶世子也何也蒯瞶廢則輒不當立輒立則蒯瞶不廢靈公廢之而衛人立其子以成之雖欲不以世子名之可乎然則以世

子名之何爲而可曰不幸而立輒則輒當辭辭而不獲則致國乎蒯瞶如是而後可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若輒以世子之子立而拒世子蒯瞶稱世子而不得立得爲正名乎雖然世子不言納世子當立者也當立者無所事納矣稱世子而言納見其非世子而衛人以爲世子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
大夫公子駟

元年楚將遷蔡于江汝之間蔡於是請遷于吳書曰
蔡遷于州來自遷也蔡請遷于吳旣而悔之吳以師
遷之故殺駟以說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從而書
之罪之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
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
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當書蔡人殺其大夫不言人闕文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人求之晉人執而予之
晉主諸侯而爲楚執其所滅罪之也僖二十八年晉
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不曰畀楚人而曰歸于楚

何也曹非宋有而蠻子楚之所滅也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

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召陽生于魯而匿之其家諸大夫莫之知且荼猶在也故書人不稱公子將爲君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乞立陽生而遷荼於賴陽生使朱毛殺荼書曰陳

乞弑其君乞雖不弑而弑君之禍乞爲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
吳于郟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言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
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
言滅邾旣邾矣幸而得復故邾雖無君而於出名之
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
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
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
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

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爲城下
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

齊侯之在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

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故取謹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季姬故請師於吳將以伐魯故懼而歸邾子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闡魯歸季姬于齊故齊人歸二邑不言來歸邑而不遣使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八年魯歸益于邾益爲無道吳討而囚之使其大夫

奉其太子革以爲政故出

公會吳伐齊

會夷狄以伐中國惡莫甚焉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八年齊侯請師于吳將以伐魯旣而季姬有寵乃辭吳師吳子怒及與公伐齊齊人殺其君以說而以疾赴春秋從而書之猶鄭髡頑也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蒯瞶之黨也靈公旣沒則彊之歸無難矣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殺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故
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不言公公會伐而不會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
叔齊出奔宋

齊初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齊出其

妻而妻之齊寘其初妻之娣於犁如二妻文子怒而
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
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
及家財各爲一賦故曰田賦譏重斂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夫人吳女也不稱夫人姬氏諱娶同姓也
不書葬不祔于廟也語曰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
孟子然則孟子者魯人之所以號昭夫人也春秋因

而書之耳

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螽蓋失閏也故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曲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襄十年會于柤十四年會于向皆書曰魯會諸侯會吳于某以吳爲會故也其餘非以吳爲會則書吳與

諸侯齒故戚之會吳以鄆故稱人黃池之會吳以晉侯故稱子不可言晉侯吳故也公羊曰吳稱子吳主會也穀梁曰進之也夫晉方主會而曰吳主會吳方凌雲小國而曰進之可乎然則以晉侯及吳子何也春秋有以邑相及有以大夫相及皆非義也猶以晉侯及吳子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且而孛見故不得其次也

盜殺陳夏區夫

稱盜微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而不地爲獲麟書略之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孔子以自況也故春秋終焉然則春秋始於隱公而終於哀公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焉耳其始也雖幽厲失道王室昏亂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雖春秋將何施焉及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室不競諸侯自爲政周道

陵遲夷於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爲首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雖齊晉秦楚之強義之所存天下予之義之所去天下叛之世雖無王而其法猶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繩不義知其猶可以此治也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吳越夷狄之衆橫行於中國以勢力相吞滅禮義無所復施刑政無所復加雖欲舉王法以繩之而諸侯習於凶亂不可告語風俗靡然日入戰國

是以春秋終焉由此觀之則春秋起於五伯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蓋自隱以來諸侯始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之歲齊田常弑簡公自是以專齊其後二十八年韓趙魏自是以分晉而戰國之形成左丘明傳春秋止於知伯之亡古之達者蓋知之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二雅終於幽王而春秋作於平王蓋與變風止於陳靈陳靈之後六十餘年而獲麟變風之所不刺則春秋之所不書也

未濟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二終
穎濱先生春秋集解卷第十二終

論語拾遺

并序

穎濱遺老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
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穎川爲孫
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
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一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
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真務
外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

物內無我無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者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

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
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
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上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
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
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
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
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
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
車輪與旣具牛馬旣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
之惟爲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軌
轅端持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
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
然後知信之爲輓軌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
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
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刀易牙俱事桓

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
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
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
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不仁也亦哀
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
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無不清薪
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

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惟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
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
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
盛而薪彊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
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
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
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
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
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

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
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
者也故孔子嘆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
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
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
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
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邪亦喜孔子之知
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

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
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
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
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
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
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
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
忠文子之清一也

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校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

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
身哉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
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
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
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旣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
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太姒雖
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喬無足焉者蓋非
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
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
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
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
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
有立也孔子旣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
而君臣之義猶有倣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

論語精義
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
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
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
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
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
孔子誠克田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
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
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
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
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
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
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
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

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克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

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

必切其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仁者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

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一士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入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要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論語拾遺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
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
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
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
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
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論語拾遺



